

### 缺錢也別去烤餅部打工

有些壞經驗是大腦想要抹殺記憶，然而身體卻自動存檔的。每當氣溫下降，或是風襲強勁，我的左背由頸肩延伸至腰際，某一條縱貫神經像牙齒喝到冰水般抽痛著。寒風一吹，我可以感覺到疼痛在收縮，彷彿人性化似的也怕冷，她瑟縮顫抖地躲在我的皮肉之下，凍得不肯出走我的身體。「吃痛」就是這麼一回事，將疼痛吃入身體，溶解消化在過度耗損的神經肌肉中，不但不會排泄體外，反而潛伏在身體裡，待得北風助陣便順勢撲攫箝制我的動作，以侵略者的姿態嘶咬我的神經、佔領我的知覺。

醫生說，這是職業傷害。在糕餅舖打工三個月的日子說長不長，說短不短，折騰一個讀書人剛剛好。機械式的人工動作——整日揉擀上千張麵皮、包捏上千個餡料、烘烤上千個蛋黃酥——造就出下意識快速反應的雙手，卻也磨損了臂膀神經，好比一條被反覆操作的鐵鏈，日夜使用的結果不是愈磨愈亮，反而是與齒輪轉動的密合度逐漸腐蝕鬆動。或許，就是我的神經被損薄磨細了才與肌肉的密合度不足，讓冷風吹進了空隙裡，幽魂般纏繞在骨架之間不散，伴隨著類似風濕的不舒適感，總是要等到天空放晴氣溫回升，糾結緊扭的疼痛才得以舒緩。

糕餅舖裡有許多員工，一樓屬於門市部，窗明几淨、光線柔美，空氣中時常飄逸著烘培酥餅的奶油香。二樓屬於麵包部，聽說二樓的麵包師父常常操著滿口髒話，還會躲在後巷抽菸，回到工作崗位順手把菸味揉進麵團裡（難怪糕餅的銷售量總是比麵包高）。三樓是行政部，方便監管二樓與四樓的工作進度，老闆偶爾也會到一樓巡視。每個月我有二十四天、一天八個小時站在四樓烤餅部的窗前，往往有一種服刑中的錯覺。被禁錮的不只是身體，還有思想，擀麵皮呆板重複的動作鈍化了大腦運作；尤其當黃昏夕陽斜鑽過窗戶欄杆，在白色廚師袍上切出一條光一橫影，像極了卡通中標準的黑白監獄服。

我嘗試在如出一轍的動作中，讓大腦保有文人思考。我手持擀麵棍，身體在麵粉麵團之間穿梭，卻抽離了魂魄精神倘佯在詩書哲海：默背范仲淹的〈岳陽樓記〉，回想鍾怡雯擬貓似狐的寫作筆法，或是在腦中嚴肅地分析宋明儒學的分系……人在曹營心在漢，身心分離的感覺有如靈魂出竅，曹營囚不住關羽對蜀漢廟堂的馳想，他閉上眼睛便看見自己風塵僕僕地站在劉備面前，張飛宏亮的笑聲不斷在風中回盪，他激動的單膝一跪，劉備趕緊扶起他並在他耳邊柔聲說了一句：「回來就好。」關羽的眼眶有些溼熱。

回來就好。烤餅部的領班拍拍我的肩膀，將我打回原形。動作要快、別發呆。領班說。擀麵皮雖然是簡單的勞力工作，但一天要烘烤上千個蛋黃酥供應絡繹不絕的消費門市，在製作效率上絕對不能怠慢。麵皮不但要擀的又快又圓，還要平面均勻、大小一致、不能太薄太厚；薄了包餡易破，厚了沒口感，所以擀皮力度的拿捏很重要，就像廚師掌控火候一樣，這倒也是一門學問。當這樣的學問開始講究效率與速度，就需要大量的勞力與專注力，讓我無法再神遊書鄉。我是被困在曹營的關羽，連思想也被囚禁。

「若是不喜歡就辭職吧。」母親一邊說著：「反正考上研究所了，要賺學費以後也可以半工半讀。」她一邊搓揉著雙手。因為工作辦桌的關係，母親的手難免有傷。菜刀切的、刨刀刮的、桌角劃過、木屑刺傷……傷痕或長或短，或深或淺。尤其辦桌過後，用肥皂水清洗大量的鍋碗瓢盆，也許是對洗潔精過敏的緣故，母親手背上長出類似雞皮的皰疹，指腹也因為長期磨損而無指紋可言。見過母親雙手的人，才驚曉「枯槁」這個形容詞的具體實像——黝黑、乾瘦、像被烈陽焦曬過度的樹枝。在樹皮底下是時常發麻的神經，母親沒過喊苦，只是默默揉捏她的雙手，我倒是常常在喊肩膀痛，尋求眾人的安慰。當母親建議我辭職，好比牽了一匹赤兔馬讓我回歸蜀漢。但看見母親受盡磨難的雙手，我摸摸鼻子，隔天依舊出門打工。

日復一日。

擀麵皮的動作對手臂神經的磨損與壓迫，使疼痛宛若沉重的沙包隨著工作時間而堆疊累積，偏重在我的左肩上。受傷的神經似乎只有愈損愈烈的傾向，對生活造成了影響與困擾。原本只有工作時在痛，後來連下班了也在痛；原本睡一覺隔天就會好，後來痛到晚上都睡不著覺。痛楚與睡眠，像是乞丐趕廟公，睡眠徘徊在靈魂之窗外，窺伺著可以進入身體的時機；才剛要跨入意識層，又被痛楚趕跑了！我氣急敗壞，醫生也建議我立刻辭職。在醫院做物理測試時，醫生要求我把左手高舉過頭，我卻只能將左手半舉與心臟平行。抬最高就是這樣了。醫生搖搖頭。

打工三個月後，終是撐不住肩背的疼痛而辭職。在醫生的治療下，定期熱敷、電療、貼藥布，緊繃的神經得以舒緩，僵化的臂膀逐漸放鬆，疼痛從我的身體出走，睡眠每夜準時歸返我的意識，銀行裡也有一筆小小積蓄。生活步向正軌，吹拂鋪蓋在書本上的塵埃，打開通往中國文哲學問之門扉，終於讓鏽蝕的大腦喀吱喀吱地重新運轉。返抵書鄉後，我試圖遺忘在糕餅舖打工的日子；日擀上千張麵皮、為了賺錢而工作、眼睛一睜開就閃亮銅板光芒的生活，都成為不堪回想的惡夢。

然而，當颱風撲捲，強風吹襲，或是氣溫抖降時，疼痛還是會慣性返回身體躲在我的筋骨之下，提醒我曾經像個無魂的機械反覆操作桿麵皮的動作，神經早已磨損受傷。一旦「吃痛」就難以排出體外，現在我有深刻的體認。對於左肩背的傷害，總讓我想起《三國志·蜀書·關羽傳》記載：「羽嘗為流矢所中，貫其左臂，後創雖癒，每至陰雨，骨常疼痛。」關羽的痛處，我懂。